

## 牵挂

□刘桂芹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年味浓了起来。

这天，老张头上蒙块毛巾，手里举着个长扫把，正忙着扫屋顶。电话响了起来，是他大哥张老大从上海打来的。

张老大去上海看孙子三年多了，一直没回家过年。这不，今年一进腊月，就打电话来说一定回家过年。这几天没再打电话，老张估计他快到家了。

“二弟啊，你忙不忙？”张老大问。

老张说：“你这废话的，过年能不忙？我忙得脚不沾地。我正扫屋子呢，今儿不是二十四嘛。大哥，你那天到家？”

“这个年，我又回不去了。我给你邮了五百块钱，你能不能还和去年一样，买点春联给我家贴贴？”

“咋啦，你又不回来了？”

“明诚说车票买不上，坐飞机又太贵，最主要的是孩子还小，也没去过北方，回老家再冻着。我说我自己回去，他也不同意，说我一个人坐车他不放心。”

“你六十多了，他确实不放心。行了，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在哪里不是过年。孩子们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就踏踏实实在上海过年吧。春联我也给你贴好，上坟的事，你也别挂念着了，我替你捎上一份。”

那边张老大轻声啜泣起来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哭什么，大过年的。”

“我这叫什么事啊？你嫂子在哈尔滨，我在上海，想见面前只能用手机视频，过年都不能在一快过。一家人，过年分两下

里。老家连个烧香放鞭炮送灶王爷的都没有。”

老大媳妇去哈尔滨给闺女明月看孩子，也有四年多了，一次也没回来过。倒是时常打回电话来，说想家，说那边太冷，受不了。一冬天窝在家里，不敢出门。

“新灶王爷，我给你买了。你别担心，过年夜里，我烧烧香把那张旧的和钱粮一块发了就行。”

这是当地习俗。腊月二十三，给灶王爷烧香吃糖瓜，送他上天，保佑家老少平安。把旧的灶王爷画揭下来，再买张新的，贴春联的时候一块贴到厨房里。

“二弟，多亏了你在家。二十九去上坟的时候，和娘咱爷好好说说，叫他们别怪我。”

“好，我替你说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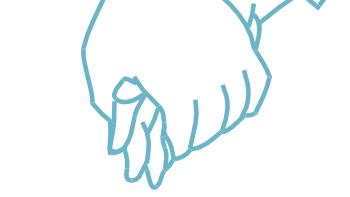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管怎么样，明年我一定回家过年。”张老大语气坚定。

老张把话筒从这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，心想，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。

“这边的饭，咱也吃不习惯。吃过饭汤汤水水，甜稀稀的，价钱贵，吃了还不垫饥。哪有我们那馒头水饺实在啊。”张老大朝他兄弟诉苦。

“莫提咖啡！在家的时候，尝个新鲜，觉得还行。现在天天喝，苦死了！我现在就想喝咱老家的棒子面糊糊……”张老大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，说话也带着上海味了。

老张听着，觉得他怪可怜的，忙安慰他：“想喝棒子面糊糊不要紧，明天我就去磨坊磨几



她看孩子，紧接着明诚家也生了小孩，他爸去上海给他带孩子，这个院子从那就没人住了。一到伏天，院里长满荒草，他隔几天去拔一下，再去又长满了。屋子里一股霉味。西边院墙今年被大雨淋坏了，怕是要塌。和大哥说，他一准心里难受，先不和他说了，开了春，叫个人给修补修补。

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九，家家开始挂灯笼，贴春联。街上人来人往，个个喜气洋洋，小孩子按捺不住了，这儿那儿地放鞭炮，啪啪响。

老张和家伟先把自家春联贴好了，又去给大哥家贴。

只见正房门口，右边贴：向阳门第春常在，左边贴：积善人家庆有余，中间横批：家和万事兴。屋檐下再贴一个红红的大福字。有这火红火红的春联衬着，清新的院落顿时生动起来。

贴完了屋门口，再贴大门口。用大字写的，右边：三阳开泰，左边：五谷丰登，中间横批：欢度春节。贴着春联，老张忽然想起他大哥当初夸咖啡好喝时的得意样子，心想，咖啡，咖啡，这回你可是有喝不完的咖啡了。一边想着，一边嘿嘿地笑起来。回头吆喝他儿子：“家伟，你把对联拍个照片，用微信给你大伯发过去，给他看看，好过个放心年。”

本版制图/王军

## 腊梅飘香

□杨丽琴

山里的腊月干燥冷冽，好似一个冬天没有落过雨雪。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，树生轻轻抽了抽鼻子，费力地从肩膀上卸下旅行包，抬起胳膊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。见东边的房门敞开着，大叫了一声：妈——

宝儿正低头做着作业，听见叫声，走到房门前。

爸爸——宝儿有些生疏地叫着。

奶奶呢？树生问。

宝儿转头向着窗外，傻愣愣地说：去山上了。

树生下意识地走到窗前，透过窗户，一座座连绵的山头起伏在村前，山间，一片树林里，几幢灰蓝相间的铁皮房子。他的眼前仿佛浮动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心不觉得下沉了沉，收回目光，摸了摸宝儿的头，转身回到堂屋，将两个旅行包的绳子解开，拎起一只进了西边的房间。

西边房里，一套老式的组合家具上布满了伤痕，床上，半新的床单被子随意地零乱着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与委屈。

十一点多的时候，娘的身

影出现在村头，宝儿老远地跑着迎了上去，忍不住满脸的兴奋：奶奶奶奶，吃糖，爸爸买的。宝儿说着，递给树生娘两颗奶糖。

奶奶不吃，快回家，奶奶盛饭给你吃。树生娘说着，脚下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。

吃鸡了，吃鸡了……宝儿欢快地叫着，上前拉住了奶奶的手，一老一少快步往家里走去。

树生正在大门前清扫院子，见到娘，说：妈，鸡肉在炉子上煨着，你和宝儿先吃，我去接云芳回来过年。

树生娘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脸上的皱纹却更深了。她拍了拍大褂上的灰尘，进了厨房。不一会儿，端出一碗鸡，对着宝儿喊了一声：宝儿，吃鸡了。

哎——宝儿三两下爬上大桌边的板凳上，还没等坐好，就伸出手抓起碗里的鸡腿，低下头就扯下一块肉来。

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像个没娘的孩子。树生娘嘟囔着，转身又去了厨房。

树生去后院洗了手，一抬头，看到院墙边光秃秃的枝条上，一朵朵嫩黄色的腊梅绽蕾吐艳。他

边，宝儿，吃鸡腿。

宝儿跪在云芳面前，两只手推着云芳的手，妈妈，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！

云芳将鸡腿又放在嘴边吹了吹。看，宝儿，妈妈吹过了，不烫了。

宝儿双手抓住云芳的手，哭喊着，妈妈，鸡腿早凉了啊，爸爸说，妈妈会好的，妈妈会好的。

云芳慌了，一把将宝儿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哄着，宝儿不哭，不哭。

树生的心里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似的，脆生生的疼。他几步上前，伸出粗壮的手臂，一把将云芳娘儿俩搂在怀里……

树生回来了！什么时候到的家？随着响亮的声音，村长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，还带着一袋大米、两袋白面、一大块猪肉和一桶豆油。朦胧间，树生又听村长说，树生呀，明年不要出去打工了，在家守着你娘和云芳，我们村上现在炒瓜子，销路好，明年你就在家种吊瓜，钱的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

树生慢慢抬起头，抹了抹眼睛，赫然间，看到了那株芬芳艳丽的腊梅……

## 归去来兮

□熊荟蓉

都盖上高楼了。陈龙从张灯结彩的洋楼里跑出来：“康哥，可把你盼回来啦！快请坐！”

他拿来毛笔和墨水，摆开红纸：“康哥，你是咱们老陈家的文曲星，娃写写副对联吧！”

我不是读了个中师，在县城的初中教书。因为当年是村子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人，所以总被他们喊“文曲星”。父母在时，每年放寒假，全村的春联都是我写的。

我看着他老婆翠叶抱着的胖小子，问：“都快一岁了？我还以为是满月呢！”

三叔在旁边提醒：“平时大家都在外面打工，小孩子满月和周岁都在年底一块儿请客了。你要喝两天酒哦！”

我给孩子写了一副嵌名联，陈龙欢天喜地去挂对联。我小声问三叔：“两桩事，咋送礼金？”

三叔说：“每桩事一百，你四叔负责收礼金。”

现在物价上涨，两百元吃两天酒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想就送四百元吧，又觉得“四”的谐音不好，就将五百元递给四叔。

四叔数了数，低声说：“阿康，你读书读愚了？五百，两个康子的变化真大，家家户户

……”

只打了两圈牌，接到儿子陈跃的电话：“爸，我被评为公司的年度销售冠军，老总派车送我回家，我顺带把你从七屋台接回来吧！”

“好啊好啊。”我确实不想在陈龙家住宿，就说，“你买四提酒、四盒糕点来……”

陈跃说：“酒多得很，公司分了两大箱泸州老窖呢！”

我们家三代单传，家族里最亲的就是父亲的四个堂弟，都还健在。我想让陈跃给他们拜个早年。

每家两瓶酒，一盒糕点。陈跃“二爹”“三爹”“四爹”“五爹”叫得甜，把几位老人家叫得眉开眼笑。临别，都给他红包。陈跃不接红包，逃进车里，四个红包还是被他们强塞进车里。

路上，我打开其中的一个红包，六百元。又打开其余三个红包，都是六百元。

小时候过年，祖父给我的压岁钱是六元。后来，父亲给我儿子的压岁钱是六十元。这六六大顺，是自家祖父给孙子的祝福啊。现在，陈跃收到了四个六百。

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。我的割不断的亲人啊，我的根深蒂固的家！

## 你那里下雪了吗？

心灰意冷。

之后，每年的第一场雪，李广都要给韩雪打个电话：你那里下雪了吗？

人如其名，韩雪是一个冰雪一样美丽的女孩子：洁白，纯净，透明。虽然长得像雪，韩雪却从来没有见过雪，她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女孩，上大学之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广东。

广东的冬天，是不下雪的。

没事的时候，李广就给韩雪讲黑龙江的雪：舒展的缠绵的棉花糖一样的雪花，一大朵一大朵开满天地间，世界一片银白，童话般美好。讲雪的时候，是李广最自信的时候，因为韩雪从来没有见过雪，更别说黑龙江的雪了，那是中国最美的雪乡。

虽然心里酸酸的，李广还是及时送去了祝福。爱一个人，就一定要给她幸福，虽然自己给不了韩雪幸福，但祝福，还是能给的。

李广当然想去，也应该去，可是，这个时间，跟媳妇说这事，媳妇肯定不同意。

不能说，也就不能去，这个谎不能撒，撒了后患无穷。

李广：今天走不掉了，跟媳妇躺在床上哩！明天上午九点，我准时去找你，这场雪，要下到后天哩，明天的雪，更大。

韩雪：好吧，早点睡。

李广一夜没睡着，第二天上午九点，李广准时出现在8023房间门口，敲门，没人应，再敲，还是没人应。

是不是去吃饭了？打个电话。

李广：很奇怪。

宾馆服务员走来了，见李广一直敲门，就告诉他：8023的女士，早晨六点钟就退房了。

李广很惊讶：不是说好了一起看雪的吗？怎么就走了哩。

再打电话，还是关机。

中午十二点，韩雪发来了短信：我已经到了广州，谢谢你，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雪，比你二十年前给我描绘的，更美妙。



雀梅迎春

## 腊月二十八

老范是腊月二十八才到的市汽车总站。

一到站，老范就把大衣脱了。

果然是南方的天气好，这么暖和。

每次过年，儿子年生一家都开车回老家，陪老范过春节。自从老伴去世后，老范一个人在老家待着，除了跟街上的老秦打打牌，他哪儿也不去。儿子在广东打拼，买了房子，叫老范过来住。老范说什么也不肯。

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不想折腾。

嘴上这么说，老范还是犹豫了一阵。小年的时候，遇到老秦，说要去广东儿子那里过年，问同去不。

“不去。”

老范一口回绝。

“南方天气好，暖和。”老秦递给他一支烟。

烟燃完了，老秦才问他：

“年生今年回来不？”

“说忙，不回哩。”

“你家年生做生意，忙是应该的。”

“你家秦岭才好呢，谁不要吃饭呢！”

老秦的儿子在那边承包企业饭堂，日进斗金，老秦不止一次夸耀过。

“好吧，那我去了。”老秦无奈得不得意。

特瞧不起老秦那嘚瑟的样子。

得出站来，老范站在太阳底

□冬 雪

老范摇摇头：“那还过什么年。一点也不热闹。”

“这样也好，图个清静。”

老范觉得很无聊。幸好儿子电话来了：

“还没到吗？我在西城市场门口等你。”

“马上来，马上来。”

老范抬腿便走，蛇皮袋子撞到旁边一个人身上。

“老秦？”

两人突然相遇，高兴得忘乎所以。老秦抽出一支烟来，递给老范，说：“这么巧！你怎么会在里边？”

“刚到，年生叫我打车到这里的。”

老秦点点头：

“嗯，你们年生可真是不错！昨天刚给秦岭